

恐慌的 1989

KONGHUANG DE 1989

- 保罗·厄尔德曼著
- 曹振寰译



华文出版社

恐慌的

1989

1989年10月1日

1989年10月1日



1989年10月1日

恐慌的 1989

● 保罗·厄尔德曼著

● 曹振寰译

● 华文出版社

恐慌的1989

保罗·厄尔德曼 著

曹振寰 译

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135号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印张 9.125 字数 229 千字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

ISBN 7-5075-0032-2/I·13

定价：3.40 元

译 者 的 话

自从《国际商报》连载了我的《意大利黑手党内幕》和《一个真正的女人》之后，一直觉得应该专门为该报译点东西才好，否则无以感激报社上上下下一片热心。但是，苦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题材，迟迟没有动笔。直到1987年11月访问意大利时，才在罗马机场书店偶然发现了《恐慌的1989》一书。

从今年3月15日至6月25日，译者放弃了业余的全部娱乐、家庭生活、人际交往，在100天之中连续奋斗了70天（其中两次出国，用去30天），拿出了该书译稿。在《国际商报》上连载数刊之后，在经济、贸易、金融界引起关注。不知是编辑对该书内容“慧眼识金”，还是几位挚友对译者有所偏爱，华文出版社决定从速出版全书。这就是现在捧到读者面前的《恐慌的1989》。

该书属经济幻想体裁，虽书中人物大多是真名真姓，但其情节纯属虚构。而且写法新颖、故事曲折，把复杂的金融活动，用简朴生动的语言，掺杂惊险情节写出来，读之让人觉得妙趣横生，绝无一般经济书籍那种呆板、枯燥、乏味的感觉。更为难得的是：书中描写的是幻想中的1988年底和1989年初的金融局势，可是目前现实中国际金融一些事件，和书中幻想描写维妙维肖，如出一辙，如：美元贬值，股市暴跌等等。给人的印象是：现实正按作者幻想的路子发展着。

小说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：

1988年12月已经悄然来到人间。美国乔治城天气寒冷，滴水成冰。然而，令豪华公寓里的人们瑟瑟发抖的，是另一种气候：再过60天，即1989年1月20日，里根即将下野，美国已陷入严峻的衰退之中，石油价格一跌再跌，第三世界债台高筑又无力偿还，整个金融体系开始风雨飘摇……。

怎么办？据说，有个人可以力挽狂澜，改变这一局面。他，就是保罗·梅尔。此人和基辛格一样，雄才大略，智慧超群，只不过基辛格表现在外交战略，而梅尔则表现在金融战略。两人同在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系任教，同在国际战略研究所兼职。而对上述经济局势，即将下野的里根总统和行将上台的新任元首，特别是华尔街的大亨们，都希望梅尔能回天有术，请他出山运筹。梅尔自然把这当成大显身手的难得良机。

然而，事情不那么简单。有些债务国无力还债，也不想还债。他们以为，只要美国经济一旦崩溃，所欠债务自然一笔勾销。所以，在欧洲某国一个企图制造混乱、从中渔利的金融组织支持下，一些债务国联合起来，在金融市场上人为地制造恐慌。而国际恐怖组织在连遭几次沉重打击之后，此时也在研究新的战略，窥测新的形势。他们认为，在经济衰退中打击高级金融专家是个极好的报复手段。保罗·梅尔自然成了他们准星上的目标。这一策略和某些债务国不谋而合。结果，国际恐怖组织从这些国家那里得到大量经费。

于是在金融及反恐怖两个战场上，激烈的战斗展开了……。

梅尔婚后离异，孑身一人。惯于在漂亮女郎中寻求安慰的恶习为雇佣杀手们提供了方便条件，片刻欢愉之中随时隐藏着

致命的危险。

美国联邦调查局虽装备精良，警员如云，但因在美国本土上从未发生重大恐怖行动而麻痹大意，得到可靠情报后仍是漫不经心。只是到了危急关头，才显示出这个特工组织的卓越效能。

事情的复杂还在于：在这场国际金融界的角逐中，克格勃企图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是，它并没冷眼旁观，而是在适当的时机插上一手……。

作者保罗·厄尔德曼本身是银行家，写小说是其“业余爱好”。1976年他曾出版了《崩溃的1979》一书。书中描写能源危机将给西方造成巨大困难，使之陷于崩溃边缘。小说文笔流畅，轰动文坛，共售出500万册，成为1976年最畅销书之一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：到了1979年，世界经济现实几乎完全和他三年前预见的一模一样。

作为姊妹篇，《恐慌的1989》将如何？书中所言仅仅是一部经济幻想小说的曲折故事，还是由恶梦演变成令人不得不信的现实？将来，还是由读者自己去验证吧！

本书在翻译、连载和出版过程中，曾得到杨一静同志的热情支持和于又燕、王明实同志的鼎力相助，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。

曹振寰

1988.7.15.北京

本书情节纯属虚构。虽书中一些人物是真名实姓，但这并不意味他们的现实表现如书中描写的那样。

第一部

“话，应该说得带点狂劲儿，因为它们代表着思想对那些不愿动脑的人的撞击。”

J·M·凯恩斯

第一章

12月的第一个星期来到了人间。乔治城天气寒冷，滴水成冰。然而，令住在豪华公寓里那些特权人物瑟瑟发抖的，并非冬日凛冽的寒风，而是1988年11月初以来使华盛顿感到惶惶然的另一种气候。在短短30天中，一种焦虑、恐惧心理不断加强，而且，要不了多久，一切都将受到震撼，一进1989年的门儿，美国将陷入一种可怕的局面：经济、金融、美元、银行、克莱斯勒，是的，甚至IBM（美国商用机器公司，电脑大王——译注）都将一个接一个地垮掉。

倒霉的日子恰恰是从里根第二次当选为总统开始的。然

而，鉴于他是美国历届总统中最幸运的一个，人们只是不大愿意把这归结于他罢了。就象国家橄榄球队的四分卫（橄榄球赛中负责指挥反攻的队员——译注）在八年里，人们都说他从没被撞到界外一样。

但是，1989年1月20日，里根就要离任下野了。

保罗·梅尔，手里一边翻着报纸，脑子里翻腾的正是这件事。他住在登特公寓3514号。在乔治城，他，也算得上是个社会名流了。此时，他坐在自己的卧室里，手边是一堆报纸，有《华盛顿邮报》、《纽约时报》、《新苏黎世报》、杜赛尔多夫的《商报》和《世界报》。翻阅一会儿报纸，梅尔从床头柜上拿起红外遥控器，打开电视，调到20频道。这一频道全天专播金融信息。他想看看各交易所行情。梅尔并没开大音量，这没必要，他感兴趣仅仅是数字而已，对于电视评论，他不屑一顾。保罗·梅尔看了整整一个小时的电视，然后看了一眼手表，时间是：1988年12月6日上午9点整。

女佣人敲了敲门，走进卧室。保罗·梅尔在家时总让她这时候进来。她的托盘上是银咖啡具。她把它轻轻地放在那台IBM私人电脑旁边的床头柜上。梅尔把这台电子设备放在卧室，主要是为满足自己突如其来的不时之需。女佣人倒了一杯咖啡，加上一点伴侣，始终一句话没说。姑娘是波多黎各人，24岁了，身高1.57米，长得还不错。当她低头倒咖啡时，她那丰满的胸脯有一大半都露了出来。然而，她那天然的曲线，和这个屋里的尖端技术实在不大协调。

“还要别的吗，先生？”她问。带西班牙语味的英语使得她更加可爱。

保罗·梅尔的眼睛没离开屏幕上的数字。

“是的，请把晚上用的吸烟服熨好。”他的语调不怎么动听，多少带点中欧一带的方言味。

“吸烟服？”女佣惊疑地问。

“就是夜礼服。”保罗·梅尔说。在美国是这么叫，可在斯德哥尔摩或苏黎世人们都叫“吸烟服”。尽管保罗·梅尔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5年，可还是经常不自觉地露出他原籍，也就是瑞士——瑞典的方言。好在对此谁也不在意。大家只知道，在行为举止方面梅尔界乎于亨利·基辛格和保罗·沃尔克之间。和沃尔克的相同之处在于：梅尔也是个银行家，而且身高1.9米。和基辛格的共同之处在于口音、原籍极为相似，另外同在乔治大学国际关系系任教，都是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要员。

这时，梅尔拿起电话听筒，按了一下按钮，电话自动接通了秘书处。秘书们早已得到他的指示：早晨10点前的电话都要录下来，无一例外。多年来，他已养成习惯：在他没有弄清楚自己睡觉的几个小时之内世界各地的金融形势之前，不与任何人通话。

秘书告诉他，早晨已有两个人来过电话，一个是赛尔焦·多布罗夫斯基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同事。多布罗夫斯基负责国际恐怖主义的研究计划，他请梅尔在下午有空时到他办公室去一下。另一个电话是乔治·佩斯打来的。此人是世界第二大银行——美洲银行的头号人物、董事长兼总经理。电话中他什么也没说，但从留下的电话号码看，是从伦敦打来的。梅尔注意到，号码显然不是该银行伦敦分行的电话号码。

梅尔晚些时候（很晚，正象有人说的，太晚了）才发现，两人几乎同时拉响了一个警报：多布罗夫斯基发现的情况有些似是而非；而佩斯发现的已是初见结果的危险事态。

虽然已经嗅到了华盛顿圣诞节前夕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，但梅尔仍然没觉得会立即发生意外变故。于是，他决定不因两个电话而改变早晨的日程。他舒舒服服地洗了一刻钟的淋浴，一边洗澡一边把全天的日程也做了安排。

这一天，他首先要在 11 点钟主持大学的讨论课。在乔治大学，除了亨利·基辛格的课之外，就数梅尔的讨论课很难注册了。这个课，只收 11 名学生，只有学习拔尖的才能录取，这是主讲教授的声望所致。当然，在学生眼里，也不单纯是教授的声望，还有求职的渴望这一因素。1988 年 8 月，刚一传说保罗·梅尔将来校任教，人们就知道了他和银行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联系之紧密可谓空前绝后了。上届学生中少数幸运儿真是沾了他的光，跻身于银行界，经济上获得了难以形容的实惠。人们都知道，当梅尔发表高论时，连洛克菲勒都洗耳恭听，至于罗思柴尔德、苏黎世的守财奴，伦敦商业银行的高级经理，以及香港、洛杉矶、阿布扎比的黄金、白银、外汇的投机掮客们更是把梅尔的话奉为金融界的金石玉言。

乔治大学的学生们很实际，他们觉得，如果有人能为他们毕业后立即谋到一个年薪六万美元、外加每年两次去欧洲或亚洲免费旅行的话，这个不是别人，正是梅尔博士。基辛格的课只能帮他们进入外交界，充其量混个副领事当当，在拉各斯那样的地方光往护照上盖公章，就得苦熬一、两年。在自己档案上只要有一条：曾拜梅尔为师。这就意味着在本国或其他国家的大银行里，甚至财政部外国贷款局获得一官半职，意味着拥有波尔希一类的豪华汽车、四季饭店的午餐、乔治大厦的公寓和莫纳克亚的休假。

至少，学生们是这样奢望、这样梦想着。其实，他们谁也

不知道，梅尔和基辛格一样，对学生历来没什么特殊的好感，总是和他们越疏远越好。

梅尔的住处距校园很近，相距也就六七座大楼，他总是乐意徒步往返。而且路上可以想一些和自己目前工作毫不相干的事情。比如，这天早晨，他一边走，一边想着瑞士国家银行伦敦分行，他曾在那儿任过两年业务经理。那个时候，每天早晨，他也是这样徒步来到车站，30分钟以后，火车开到伦敦城郊，再倒地铁抵达分行所在的小镇比科菲尔德。面包石铺的路，红砖房子，无人照料的小花园，又潮又冷……这就是他对那里的全部记忆。眼下，似乎乔治城也是这般模样。两座小城被太平洋的波涛隔开近5000公里，而且从1888年，甚至从1988年以来，几乎没遭多大变迁。

梅尔进了大学，来到37^A路和○路交叉口，向右拐，走上直通亨利大楼的林荫道。国际关系系就在这座楼里，极为现代化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也在这里。楼前“院子”红砖铺地，学生们管这里叫“红场”。

“嘿，保罗！”喊叫梅尔的是个高个子，长得仪表堂堂，正从楼里走出来。他就是彼得·克罗博士，国际关系系主任，是梅尔从教以来最好的朋友。

“有个事转告你，”克罗在红场中央追上梅尔说。“事关重大，和往常一样。”说完，脸上露出一一点嘲弄的微笑。

“真的？”梅尔回答道。“彼得，我对大事不感兴趣。如果姑娘……”

“非常抱歉让你失望了。这次可不是和姑娘有关的事。我是说，赖斯顿让你立即给他打电话。”

罗伯特·赖斯顿是联邦储备委员会（1913年成立，其职

能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——译注)的主席。

梅尔嘴里咕哝了一句什么。然后说：“我可以到你办公室去打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今天一起吃午饭，有空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在哪？”

“在大都饭店，一点钟好吗？我请客。”

“那好，大都见。”

克罗的办公室非常豪华，墙上是木板贴面，地上是波斯地毯，到处是艺术品。这些东西来自世界各地，埃及、芬兰、约旦、印度……都是各国政府赠给这座外交官的摇篮的礼物。从系主任的办公室可以看到大楼的前厅、走廊、教室和办公室。往上是光伏电池做的屋顶。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“太阳能”建筑之一，是现代建筑的样板，是美国科技领先的象征。太阳能、基辛格、梅尔……，是乔治大学的形象的一部分，这一形象的影响呈放射状还在不断扩大。

不到一分钟，系主任秘书就接通了联邦储备系统主席办公室。“谢谢你立即给我回电话，保罗。今天下午能到我这里来一下吗？”

“当然能。但是，听我说，一点钟我将和彼得·克罗到大都饭店去吃午饭。你们俩相互认识，是吗？”

“当然认识。他家和我相隔两个门，都住在Q街。”

“那么干脆咱们共进午餐吧？”

电话沉默了片刻。“好的。尽管我想和你讨论一个复杂的问题。请转告彼得一下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我也想带个人去。”联邦储备主席补充道，并点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最高领导人的名字。美国人都深情地称这家公司为FDIC，因为这家国营保险公司可在10万美元以内对存款免费提供保险！

“这下，午餐变成高级会谈了。”梅尔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，一边急忙下楼去上课，学生们正等着他哪。是啊，梅尔对于自己主动放弃国际货币基金委员会总干事的职位，而偏偏选中当教员的工作并不后悔。虽然，作为最权威的国际金融组织的高级官员，手中有上百亿美元可供支配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左右十几个国家的命运，但是，在乔治大学当个“普通”教授，同样可以大显身手。基辛格早已这样证明了，布热津斯基也是一样。还有不少人，如施莱辛格、柯克帕特里克等也走的是这条路。没有哪一天，美国或其他国家政府要员不向他们请教制定大政方针的良策。如果说1988年美国真的有个所谓“智囊团”，那么，这个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恰恰云集在乔治大学的校园里。保罗·梅尔心里明白，在中午的餐桌上，他将“正式”加入这些人的行列。

但是，首先要把课教好。梅尔的课有个模棱两可的题目：“世界金融：潜在问题与解决方法。”这一周，主要讲第三世界。他的一个得意门生已就此写了一篇研究报告：1988年中，第三世界所欠债务已高达一万亿美元，其中大部是欠美国银行的。而偿还能力，连这个数目的1%都不到。这个学生的研究报告还揭示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：1982年以后，第三世界债务国中只有墨西哥一个国家偿还了部分资本，总共才2亿5千万（请注意，是250个百万，不是250个十亿）。这笔钱是墨西哥1985年12月3日偿还的，其内在原因何在，无从

知晓。

那么，债务问题如何解决？这位学生在研究报告结尾时得出结论：目前，毫无办法。非要找个解决办法吗？也许没有必要。你看，10年来，问题不但没有解决，反而象滚雪球一样，债务越滚越大，可是任何悲剧也没发生。只是拉丁美洲的债务国经常不断地威胁要宣布丧失偿还能力，紧接着又要求延长还本付息的期限。否则……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各银行的首脑不可避免地要做些让步，同意延期支付2年、3年、甚至5年，而且，还得继续为边界以南的借贷者提供贷款，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已经过期的旧账利息。这样一来，借贷双方都满意。阿根廷、巴西、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四国不断地使用这种伎俩，从美洲银行、花旗银行、曼哈顿银行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攫取一笔又一笔巨额美元，以维持本国经济。而发达国家的国营和私人银行机构则可以维持一种神话：第三世界所借的先是2500亿，后是5000亿，最后达到1万亿美元的债务是“毫无风险”的。君不见，有关利息人家还不是基本按时偿付了嘛！特别是私人银行把利息收入大肆炫耀，而实际上是在自己给自己付利息。可是，从账面上看，每年创造利润都是纪录空前。

“我认为，在第三世界债务国和发达国家的债权银行之间，完全是一种利益相关，从而相互利用的关系。所以，有关各方只要继续原来的游戏和赌搏，很可能这种关系将无限期地发展下去。”这就是那位高才生研究报告的结束语。

其他14名同学，除了来自委内瑞拉约赛·马丁内斯之外，大家都赞同上述报告的观点。在马丁内斯的脸上，平时总挂着一副目空一切的表情。今天，听着那个同学的报告，他脸

上出现了一种冷笑和嘲弄混在一起的奇怪神态，结束语读完之后，一种捉摸不定、居心叵测的微笑掩盖了刚才的表情。保罗·梅尔根本没注意到这位学生的表情。如果他注意到了这种雄辩地代表拉美观点的表情，也许能使他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事情。因为马丁内斯正是委内瑞拉财政部长之子，同时也是石油部长兼欧佩克副主席的侄子。然而在乔治大学，马丁内斯不过是最近10年来蜂拥而至的无数南美学生之一。拉丁美洲各国的独裁者、将军们，不断把他们的儿子、孙子送到这个座落在波特马克河边的大学里来，盼望这些花花公子能学点知识。听说玻利维亚总统刚刚把自己19岁的情妇也送来了。

可想而知，这些人当中，包括马丁内斯在内刻苦学习的简直如凤毛麟角。梅尔教授对那个来自中西部地区勤奋好学的门生十分赞赏，他想给那篇研究报告打最高分。可当他用焦虑的目光看了一眼手表之后，便匆匆忙忙地宣布下课，在某个自负的学生拦住他提那些愚蠢问题之前，离开了教室。

克罗主任在大都俱乐部的大厅里等着梅尔。见面后，两人乘电梯来到二层餐厅。同乘电梯的还有国家经济事务副国务卿和跟他一起的瑞士大使。他们相互认识，在互致问候后，约定某日共进午餐。然后，便分手各谋其事去了。来大都饭店吃饭的，都是为商讨重要事宜的。只为喝杯啤酒，聊聊棒球比赛而专门来这里的人几乎从不多见。

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领导人也来了。看上去，和两个人在美国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相比，他们似乎都显得太年轻了一些。有人说，联邦储备主席在美国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仅次于总统的二号人物，换句话说，也

可谓全世界的二号人物。当然，米哈依尔·戈尔巴乔夫和乔治·布什对此也许怀有异议，尽管他们俩个谁也没有联邦储备主席赖斯顿的本事，即：创造美元，用美元推动世界向前发展。

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那个人，虽说没有赖斯顿的声望，但仍是金融界出类拔萃的重要人物。正是他，和赖斯顿共同控制货币流通并任全国 14700 家商业银行的总监。可是，从 1980 年起，他和他的班底，经常因形势所迫，不是简单地行使“监督”作用，而是直接干预，以避免金融灾难。正是由于他的前任威廉·艾萨克的干预，大陆伊利诺斯银行仍然保留着美国十一家大银行之一的地位。1984 年春季，不知何故，储户蜂拥到这家银行的营业所进行提款，而且这股风潮迅速扩展，不光使历来比较稳固的芝加哥金融机构摇摇欲坠，而且，差点酿成 30 年代以后美国最大的货币危机。回顾当年情景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当时，芝加哥银行和它的 400 亿美元资本危在旦夕。更为严重的是，整个中西部地区 250 家小银行，把大陆伊利诺斯银行当作它们的储蓄银行。一旦大陆伊利诺斯垮台，那几百家小银行也势必被拖进泥沼之中，全国也必将产生连锁反应。

很清楚，局面如果任其发展，结果将不可收拾，全国金融体制会土崩瓦解。在此情况下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打出王牌，行使自己的权力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：解散大陆伊利诺斯银行董事会，解除该行全部高级官员的职务，把华盛顿保险公司总部人员调往芝加哥，接管大陆伊利诺斯银行，用国家贷款把储户存款不论金额大小，一律给予保险，……。一句话，大陆伊利诺斯银行被收归国有了。

这一着儿确实起了作用。